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

徽宗皇帝

逐惇卞黨人 從用附見

紹聖元年四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詞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以惇有定策功不比他人故特除左僕射時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嘗爲正議大夫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轄一官即止遷右似未安上令遷左

閏四月乙未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入見遂就職提舉修神宗實録國史 五月左正言上官均爲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後六日乃以

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己未禮部侍郎楊畏爲大部侍郎呂大防旣超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惇方喪妻擴往弔畏先託擴致意去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知遂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公闢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很自陳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論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遷畏吏部　六月戊子翰林學士兼侍講同修國史蔡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十月己巳三省同進呈呂惠卿除目曾布因言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闒冗小

人如近除劉定右史僉不合人望小人在朝者多賈累聖政又言惇專恣弄權日甚一日若以恩舊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若後史強悍浸淫害政其可已乎如近除彭汝礪召命堅持不下陛下以天下公論召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任王欽臣嘲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欲不與惠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林希經筵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故同列不敢違言路不敢論以其言終有効爾威福操柄予奪殆盡不在陛下而常在大臣此豈朝廷之所可容先帝謹執王安石言聽計從猶對上未嘗敢爾此誠不可長也惇罪狀以此不一獨

臣與韓忠彥嘗捐開陳它人有敢言其非者吾臣毋以越職犯分爲嫌不敢喋喋然陛下置臣等於此將安所用侍從官猶以論思獻納爲職事況置身近輔有所聞見其敢不自竭乎上曰此固當開陳也　丁亥初曾布與韓忠彥同奏以被旨舉從官因言在朝之士用心邪正陛下豈可不知如蔡卞資性柔邪乃章惇門人蜀林希亦是忠彥云范鏜朱服亦其黨也上曰劉拯何如布曰乃卞之門人也忠彥曰張商英亦是　二年三月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尚書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希蓋章惇之黨爲惇謀客惇之肆橫強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章奏上不報由是惇與其黨日夜毀短安民於上前詳見常

安民罷察院　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為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燾舊與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意燾必助己而燾浸多駁議惇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於太廟燾為儀仗使後宮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即具彈奏已而常安民述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大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少寬假惇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為救解其意可見也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惇爭陳厚獄厚亦坐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三年正月庚子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　六月辛未先是校書郎周穜以章惇蔡卞薦得召對殿中侍御史

陳次升言種姦險會佞不可進用於是上問曾布曰陳次升攻周種如何布曰次升所言頗有理種附麗惇卞衆所共知上曰惇言不負先帝推種一人而已蔡言正直有節操布曰公議則不然必不得已進種則須與陳瓘並進然惇等必不肯進瓘則不若兩罷為佳上欣納　七月壬辰翰林學士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擢吏部尚書林希為翰林學士　八月甲子校書郎周種為著作佐郎太學博士陳瓘為校書郎　九月庚寅曾布白遣鄜延兩將應副呂惠卿因言蔡卞最陰巧章惇輕率以相媢悅故多為其所採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而下槩不敢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為其所

使布曰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　壬寅起居郎蹇序辰起居舍人葉濤爲中書舍人同修國史　四年正月庚戌中書侍郎李清臣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曲嗣宗指斥不遜之語也　四月甲午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太學博士林洎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荊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大怒召洎而罵之章蔡由是不成　五月辛未蔡卞爲章惇使從吳居厚所請詳見哲廟逐元祐黨人　九月丁卯宰臣章惇等以星變上表待罪詔答不允表三上乃已　十月壬寅御批擢吏部

尚書兼侍郎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啟上曰恕嘗謂惇
有定策功而惇毋疑元祐人復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
不以序遷改簽下已用安惇上不許時惇與卞已不喜恕
即上疏論朋黨略曰伏惟人主深察洪範淫朋之言使威
福予奪足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則人人砥節向公
惟知事君而已豈復肯附執政大臣為朋黨哉執政大臣
雖植朋黨豈可得哉恕先與曾布同修軍馬勅嘗以事至
西府布謂恕曰已除中司中外責望甚重恕但戒布以和
布曰輔弼固當知公職事要須為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可
否因言章惇蔡卞顛躓恕曰亦知之然不若且靜布曰知
彼不靜何林茂曰但推明正論以消邪黨最為得耳恕唯

唯而已　戊申擢吏部侍郎安惇爲右諫議大夫　十一
月戊午吏部侍郎葉祖洽擢吏部尚書新擢吏部侍郎范
鏜試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蹇序辰擢禮部尚書　元符元
年正月戊午右諫議大夫安惇擢國子祭酒　癸酉宣德
郎鄧綿爲監察御史三月戊午章惇蔡卞與邢恕謀陷元
祐舊臣浸及宣仁張士良乞就鼎鑊事 詳見宣仁垂簾
四月壬辰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罷知亳州御史
中丞兼侍讀邢恕罷御史中丞兼侍讀知汝州以希私擠
恐情密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憎揚言排
擊妄意進用不計後先故並黜之丁酉擢禮部尚書蹇序
辰兼侍讀　五月辛亥給事中徐鐸爲吏部侍郎　九月

癸亥朝散郎劉拯守右司員外郎初黃履欲置拯在言路章惇乘履奏祠亟有此除曾布謂惇曰上固嘗對林希言拯不可為言官惇笑曰此除且是矣蓋以布多以其差除為不然也　十二月丁丑右司員外郎劉拯試太常少卿

二年四月甲午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張商英為權工部侍郎章惇已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實已先出日加午上乃有旨令約攔行李翌日宣召又翌日惇復入　丁丑詔勿受宰臣章惇乞解機務章奏

五月癸卯曾布既與章惇蔡卞等同進呈蹇序辰范鏜制獄再對又言惇卞各有所主卞主序辰惇主鏜此兩人皆惇卞未相失時共力薦引令惇惡序辰卞以鏜舉呂惠卿

自代疑附惇而異已遂惡之以此議論各有所偏不惟此兩人如周穜呂嘉問亦皆惇卞所主今既相失惇遂惡嘉問而卞惡穜此數人者亦誠各有所專附大約今日士人皆分隸惇卞門下如許將黃履既不能有所主亦不爲人所趨故皆無門下士臣在西府亦無以威福入慮亦無所黨與故門下亦無人持以公論稱薦趙挺之郭知章輩亦未與之爲黨挺之輩畜縮避事亦嘗陳於陛下前無所隱只如挺之昨所草呂孝廉京東運使詞得罪士論既自羞愧却乞外郡諫陛下亦不知其請郡爲此其他奔競好進之士不趨惇則趨卞然惇性跌宕多爲卞所窺雖與卞相失然極畏卞此許將黃履及三省人吏所共嗤笑臣嘗問

惇卞處闕官不除入惇曰才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也卞答之曰元祐黨最分明者莫是劉昱以昱爲惇所主故爾然惇用昱誠不當以至引蔡肇陳師錫皆卞所指以爲元祐人此數人者誠不足引趙挺之云蔡肇譖鄒浩於蘇軾遂被逐師錫亦軾轍門下儇薄多言之士惇當與臣言自來於陛下前不曾言元祐人不可用誠如此乃是公議人才難得豈有一經元祐任使之人便不可用然事相當曠然以公議收採人才今乃獨偏於劉昱蔡肇輩宜其爲卞所非也上曰劉昱並不曾行遣用蔡肇殊不當陳師錫乃先帝所黜亦不當用布曰惇如此所以畏卞然臣當以爲大臣能以大公

至正之道收用人才危言正色為朝廷分别是非邪正執敢以為不然者今惇卞各有所偏致非無以相勝惇初與卞同引序辰嘉問畢今雖悔之何所及如臣則不然自始來執政得事陛下左右便言惇引朱服蹇序辰為下所操至今五六年臣此論未嘗變以至與惇卞議事亦未嘗小為之屈臣嘗語人以謂卞雖不樂臣然與臣共事必不敢與臣異蓋惟理可以服人也　乙丑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為金紫光祿大夫　十二月辛亥尚書左丞蔡卞乞罷政遣內侍封還所上章押赴都堂下再上章再封還下尋視事如故　三年正月乙卯徽宗即位　二月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

為門下侍郎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

彥之兄元祐中書除尚書右丞以口入言遂移樞府且元

祐中祖宗故事廢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

也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

日不援以為例臣恐政府將為敦愛外戚之地有日矣

辛酉詔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樞

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不識

拯亦不知其為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純粹罷

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卞力爭既而即日拯有文字言大

臣陰與為地大行怒數語卞云拯何以知令分析來救之

遂己上曰亦不知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忠彥戚里未敢

行下尋批出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訖布曰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爭豈可使行如此乃是奸險尤可黜　三月辛未給事中范鏜為龍圖閣待制知瀛州初議進呈鏜除目章惇謂布曰蹇序辰亦可用布曰何謂惇曰衆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州自不虧序辰鏜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紜惇曰善及進呈上曰鏜亦知邊事衆唯唯而已甲申中書舍人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已降商英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渠乞留中卻謫去後降出布曰商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乞留中乃可罷似不當謫

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道利宣不利周若是非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是命蓋韓忠彥輩本行上旨也

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具言築堤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罷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漕按商英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飾說今不取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黃履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入問帥乙趣知章陛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可付以河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布曰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卞曰自來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居厚安惇皆不曾作帥將之寄新自邊上召還忠彥曰知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令京去須優與職名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端明殿布曰兼兩學士不妨蔡卞曰之寄曾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曰朝廷闕人莫且教知章

去上曰且欽去將又曰且欽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
欽知章去是欽京去上曰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
除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
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為宰相所逐上
不答翌日布再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鏜皆已去只
有安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
可安也　四月戊戌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新知太
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上諭以皇
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修史得罪
不可用布力陳京下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類
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人造

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吏事以
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史難於易入爾布曰臣等以陛下
踐阼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非深合人望故雖
衰朽亦欲自竭一二稗補聖政中外善人君子贊襄已久
自聞初政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
廷政事亦無可言者詔給事劉拯論事觀望志在阿私罷
給事中知濠州　乙丑左正言陳瓘言臣伏見左僕射章
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
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
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
臣竊以為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委寄

天下海內摳欵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大功定大策得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體貌如恐不及自古人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　五月乙卯龔夬言伏見尚書左丞蔡卞禀心深險賦性陰邪始自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褒恐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已者棄斥無餘止緣為王安石之壻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久矣茲惟先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卞之事君如此可謂忠乎既不忠於先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參預機政是以清議沸騰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

自衰表特行畫黜以慰天下之望非獨愚臣之私願也
左正言陳瓘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為
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
陛下建皇極之道推蕩蕩之恩好平惡偏去彼取此察流
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
帝之緒蓋卞之所是與此不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
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為賢也今卞持不合之意處宜
去之時遲回顧位復何所待安石進退以不如此願以臣
章示卞自為去就　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為資政殿學
士知江寧府比部員外郎董必知興國軍新知無為軍孫
亶監潭口口嶽廟皆卞黨也　甲午左正言陳瓘上狀再

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為京與卞不同確極論乃稍然之確再論章惇曰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學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為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行事為天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干紀棄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悖之始則不過妄論紹述兩字而已又曰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復何所疑哉然而欲令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純仁其誰乎　六月乙巳左正言陳瓘言伏見龍圖閣待制新知荊南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廢立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母明氏謂劉摯

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軾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徧及存沒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爲陛下之所信也按恕書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亦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　丁未制邢恕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　七月癸酉御史中丞豐稷侍御史陳師錫言臣謹按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恕惇久矣今付陛下處之上帝恕惇久矣今令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翌日師錫

又言惇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皇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等劄子施行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惇獨掌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已功則至於累宣仁聖烈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流俗故張天說之徒以箝衆口廣鄧洵之黨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爾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簾下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

下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　八月乙未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壬寅右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轝陷濘不前露宿於野願速降指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　九月甲子朔右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惇留身請去逕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復徑出上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於體貌不為不至念曰思禮誠過厚又曰惇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唐李珏事政與惇

相類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
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邑從靈駕不職罪之餘事俟有人
理會復議行遣　辛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申
國公章惇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
仍放辭謝　庚辰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
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蔡卞姦邪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卞雖去位
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儼然在職謂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
納內侍戚里以覬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留京咸謂果有
大用京之意又曰況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必
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

矣

辛巳授等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為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下竊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於瑶華宮京皆有力考其罪惡不下惇卞皇太后不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明之斷投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變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甲申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成都府路昌衡為司農少卿分司南京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知鄆州呂嘉問為光祿少卿分司南

京光州居住二人皆嘗口京附會章惇蔡卞殺戮無辜也
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朝奉大夫
龍圖閣待制知瀛州范鏜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鏜知滁州
二人亦坐惇卞黨故責　十月丙申翰林學士承旨中大
夫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吳居厚既罷長安闕帥
上欲遣蔡京韓忠彥以爲當遣或曰先已除兩學士上曰
與之忠彥曰長安與河東不同兼京罪狀已露欲只與端
明上曰善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參差皇
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復敢啟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
上曰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薦與裴
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布曰京主朝如此何可

使之善去但以形迹來朝故且令補外亦可也

蔡絛史補原廟篇云京坐議原廟及三年服事得罪去

按得罪緣此二事況原廟實用京議絛妄云耳詳見宋制

特進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始惇罷相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檢會瓘章而有是命

辛亥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荊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乙卯中書省檢會御史中丞豐稷言代見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救擢群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動天變伏遇大明繼照群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放歸

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范鏜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朝廷施行雖聖度包荒尚稽黜責臣職在糾慝合具彈奏云云詔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知揚州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龍圖閣待制知湖州 戊午新知南康軍龔原改知壽州 乙未詔略曰朕於爲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捨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祗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朕繼志述事之美不亦偉歟若夫

曲學偏見妄意改作妨功擾政以害吾國是者非惟朕所不與延公議之所不容亦與衆棄之而已　十一月癸亥端明殿學士新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右正言陳祐言按林希爲中書舍人草呂大防等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時已有異志至於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欺之陛下灼知奸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況秘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待有罪之地伏望聖明察希用心最爲犯義重行黜降投之閑散以申公憲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太中大夫知揚州　庚午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蔡

京頃在翰苑倚勢作姦自除遷帥即懷怨望臣條屢有彈奏不蒙顯謫今除知江寧府仍領端明殿之職採之衆論謂京負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責以示至公詔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江寧府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蔡卞降為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京既貶輔臣謂責卞輕故并及之

辛未侍御史陳次升言蔡卞之與章惇俱盜權先朝為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行之二人惡相濟罪當均一臣謂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一時卞則又敗壞道術使不得歸正疑亂風俗使不得為善其害又流於萬世也卞之為害實不在惇下惇既以散

官安置津州而下則止於近地分司通遂所欲何名爲譎人心未服公議未厭　壬申詔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寅右司諫陳祐言通議大夫知揚州林希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名歷辨訊毀而上侵聖烈安得謂死節之義黨附權要不二年間致位樞近其於謀身不得謂之拙託名王言多所擠陷以誤先朝之事其於爲國不得謂之忠又曰陛下以禮進退大臣務存國體希嘗備位執政乃不知隆君親謹名分一不快意忿躁不平之氣溢於言辭略無畏懼伏望省覽希章與臣所言特賜指揮重行降黜又檢會侍御史陳次升上言

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紹聖初修位諫官不圖報國乃
爲宰相章惇結爲死黨詆誣忠良陷害善類餘見信任曾
布詔貶林希知舒州降商英爲朝奉大夫　丁巳詔武昌
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自哲宗皇帝疾勢彌留中外洶懼
惇爲宰相自當副天下大義之望陛下爲皇太弟以繫人
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懷異議咸不加恤及
至陛下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沸人輕亂名分睥
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驕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
僅乞外補伏覩早正兩觀之誅或從矜容乞投海外又具
大事六件一縣下以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

紹聖已來竄逐臣僚並是蔡卞誣罔一宮中厭勝事作蔡
卞乞根庭置獄只差內官推治一編排元祐臣寮章疏乃
蔡卞議與蹇序辰自編排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得罪
卞執奏乞治浩親故送行之罪一蹇序辰首建看詳理訴
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迫之以此惇即曰差官
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
過天惇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遍滿天下
今雖謫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
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
惇既竄雷州而卞居池州如故　五月丙戌朝請郎梁寬
言紹聖之初姦臣持進是時不惟朝廷士大夫羊面迎合雖

田野書生亦懷覬望稗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其心
本欲附會時流以窺上口第其間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
體傳播四裔所損不細又如紹聖之際方天若對策其間
以不誅竄元祐大臣家屬為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為惜
天若闕中匹夫於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
事正持威柄方務傾覆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
其平日私讎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卞之飛走也鷹犬效
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
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為法式不得狂妄不荅
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貴少厚風俗
七月癸未曹布極陳元祐紹聖兩黨姦惡　十一月壬

千曹布進呈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並見曾布事十二月庚寅朝請大夫知洪州葉祖洽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呂希純知潁州先是上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爲請也布又擬蔡京代張舜民朱紱代劉安世召商英戶部侍郎祖洽初擬亦召爲侍郎上既許之矣韓忠彥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恐已得聖旨不審其間有可論者尚容臣開陳否上曰不妨遂力詆商英祖洽爲不可上曰商英曾有文字朕欲召還祖洽且令外補　辛卯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牽復惟章惇蘇轍進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書上封援書付曾布布欲留白本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並奏疏一通

疏乃通封所陳十事一陳聖瑞當正名號二京下極璫等復狀用三安褒無罪當還舊職四悖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用來篇言上當露瑜元府令自表請退妃位避元祐其狂誘類此及庚寅布乃留對遂呈援書上頗稱其孝有擠之之意布欲且與從廣南近表一州上亦許之又以挺所呈十事具劄子事目進呈上曰來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須與勒停編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口忠彥見之勃然怒挺之狂妄也是日進呈初議追官勒停又議編管而忠彥欲除名送湖南上從之惇亦不復內徙上但曰且休恐動人心致遂已　戊戌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陳州張商英

權戶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鍠復集賢修撰知澧州朝散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邢恕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呂嘉問中散大夫司農少卿分司南京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除名勒停放歸田里人安惇爲朝奉郎提舉太平觀豪亭長爲朝散郎提舉明道宮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　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復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乙卯詔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恩例如前執政官　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蔡卞知大

名府　崇寧元年二月辛丑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定州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先是大名闕帥曾布白上前兩府惟有劉奉世上然然韓忠彦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言然享致事甞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上從之左正議大夫知大名府蔡下知揚州　三月甲戌端明殿學士新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一

徽宗皇帝

禁元祐黨人上

崇寧元年五月乙丑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臣東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唱迭和氣焰熏炙不可嚮邇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實煩所在連結罪發者一旦肆復不以其漸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禦內外相應寖以滋蔓爲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

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爲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庶幾得罪名者無所致怨不受後禍覬望者消於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得自盡以悉心於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業以成陛下繼志述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爲而治矣伏望早賜施行詔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安燾降充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王覿降充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越州豐稷降充寶文閣待制顯謨閣待制知潁昌府陳次升降充集賢殿脩撰左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致資政殿大學士贈金紫光祿大

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指揮更不施行

庚午臣僚上言伏見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意害政大臣論列布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之際當國之臣不能公心平意斂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禀聖裁特賜行遣知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恤其間亦有干連牽掛偏執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

據鄒餘奏議其文稍有與詔旨不同者當考然上言者

必鄒餘也更詳之

又言蘇轍坐窮兵黷武之誘如此之類有賞逆者宜行放棄又言曹經責降人見今任監司藩部者必不肯公心奉行法度亦乞朝廷契勘改授閒慢差遣又言竊見元符之末兼惟同聽政之日元祐大臣乘間用事盡復紹聖閒罷罪責降之人或盡復舊官或超授職任不問其得罪之因惟務合黨扶同異論賴陛下察見弊端力持正道保全神考法度紹復祖宗基業萬世之治自此而定然前後得罪之人所授官職過當與援引之姦不治未厭公論云云伏望聖慈令所屬取上件合該行遣之人或削奪官職或旋行懲戒各以類舉必當其罪即號令簡重刑罰肅清 乙

又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降復右正議大夫太子太保呂公著降復左光祿大夫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公文彥博降復太保光祿大夫呂大防降復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劉摯降復右朝議大夫右中散大夫梁燾降復朝請大夫朝奉郎王巖叟降復定遠軍節度行軍司馬朝奉郎蘇軾降復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王存追所贈官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鄭雍追所復職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獻蕭傅堯俞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瞻並追所贈官及謚告贈太中大夫趙卨追所贈官已上告身並追毀朝散郎集賢殿學士孫升追所復職朝奉郎孔文仲朝散

郎朱光庭宣德郎秦觀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定國軍留後
贈安化軍節度使諡僖獻張茂則並追所復贈官贈開府
儀同三司范純仁追例外所推恩數中大夫劉摯坐事依
前宰相例指揮勿行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韓維贈開
府儀同三司孫固爲係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
追奪太中大夫蘇轍朝散大夫范純粹朝奉大夫吳安詩
吏不叙復職名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禮落端明殿
學士提舉崇福宮朝奉大夫顯謨閣待詔知潁昌府陳次
升降集賢殿修撰朝請郎集賢殿修撰韓川落集賢殿修
撰管勾崇福宮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汝州張耒落直龍圖
閣管勾明道宮直秘閣朝請大夫知曹州呂希哲朝請郎

知相州劉唐老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棐並落直秘閣差遣依舊朝奉大夫提舉永興軍路刑獄孔平仲朝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副使畢仲游朝奉大夫提舉河東路常平徐常朝奉郎知太平州黃庭堅朝散郎知磁州晁補之朝散郎軍器少監韓跋朝散郎王鞏劉當時常安民承議郎黃隱通直郎張保源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陳州別駕湯口更不收叙泉州敎授鄭俠放罷通直郎常立追所得一子官奉議郎程頤追所復官依舊致仕西上閤門使張弼追所復兩官依舊差遣曾經貶責人除遠表及罷政恩例已給還外其亡歿後所復官職已得指揮依遺表條與推恩之人並減半其三人以

上餘數聽從多仍並與假承務郎用上件恩例轉官陞資者依此比折磨勘資考年月應送吏部人並令在外指口差遣吏部依條差注承議郎任伯雨準此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任滿送吏部陳瓘管勾冲佑觀龔夬俟服闋準此制詞皆右僕射曾布所草定責光等云尊主庇民大臣之職其事上則不敬其謀國則不忠犯義干刑孰大於此爾等遭時艱疚自處廟堂垂簾之際惟口淵嘿退托之間坐肆威福崇聚黨與據諸要塗肆爲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變亂不變更所進之人才亂不序逐以道聽塗說口口口施之政事而不恤於民情以朋比詒訣自謂直諒而不稽於士論蓋內懷怨望好勝遂非而忘事君之義推原罪惡

何可勝誅紹聖躬攬萬幾甫加竄逐朕入繼大服與物更新而朋邪之人適復在位軾叙春協辭不過優言路交章謂宜追改稍從裁削姑示至公尚其有知肅此陰令責大防純仁云追宣仁疑疾彌留永泰陵年已及冠而妄攻闈寺莫肯以復辟為言不視長君處之虛器責軾云嘗以謗訕抵罪神考貸而不誅元祐之間躐登華近挾持親黨鼓動群邪肆為詆誣以逞怨望紹聖投之荒裔聊正典刑昨者迺以誤恩復還朝著推原罪惡在所當誅追削致官置之冗散庶其黨類知所創懲

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曾布所草制書今附見姦言無所忌憚至此固宜存之詔書凡二十二日

詔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
係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從官外

蘇轍　范純禮　劉奉世　范純粹　劉安世
賈易　呂希純　張舜民　陳次升　韓川
呂仲甫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吳安詩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劉當時　孔平仲　徐常　王鞏　張保源
晁補之　商倚　張庭堅　謝良佐　韓跋
馬琮　陳彥默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鄭俠　劉昱
魯君貺　陳瓘　龔夬　汪衍　余爽

湯馘　程瞷　朱光庭　張舜　張士良

曾肇　趙約　譚扆　楊偁　陳恂

張琳　裴彥臣

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曰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先烈善政良法肆爲紛更紹聖躬攬政機灼見群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纘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寘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惟以沮壞事功報復仇怨爲事翕翕訿訿必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爲元祐之政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敘不次擢復舊章或蹤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面或既殂謝之後還舊職而橫加恩玩法肆姦鮮不類此稍從屏

違姑務含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遏乃擇其尤者第加裁削以適厥中尚慮中外詿誤之人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嘗以朋比附黨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曾布所草定也　己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右丞

閏六月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曾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壬申通直郎寶文閣待制新知越州鄧洵爲衡州別駕永州安置見鄧洵本事　七月乙酉臣寮上言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昨行遣裁削責降元祐人數內輕重失常或漏落之人令

御史諫職彈劾以聞餘依詔旨施行除先次彈劾外緣本
局文字散漫□□難以檢會犯由比較輕重及指定裁削
的確人數伏望特賜睿旨下所屬契勘施行又臣寮上言
內一項其餘人爲元祐送吏部罷職或監當者今或爲監
司或爲要郡其逐一考驗未詳乞令所屬檢尋元犯一例
詳酌施行庶無漏落又臣寮上言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
同奉聖旨昨行遣裁削責降元祐人數內有輕重失當或
漏落之人仍令御史諫職彈劾以聞除依詔旨施行者臣
自奉聖旨雖已旋具所見奏劾外緣諫省文案不具艱於
檢尋或恐漏落雖加採訪亦恐不真臣竊謂元祐黨人其
植根固其流波漫今使言者一一彈劾不惟重煩兼慮遺

落有過之人則於陛下大公之誅有所未均臣伏望聖慈詳酌更賜指揮下所屬檢會元祐責降人除今來見行遣外有漏落及輕重失當之人令詳具聞奏施行檢會崇寧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元祐初元符末今來責降人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見係前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自蘇轍至裴彥臣五十七人姓名見去月乙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崇寧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揮籍記姓名

曾肇　陸佃　王覿　豐稷　王古

李格非　瑚文瓘　鄒浩　畫君貺　劉昱

徐常　呂仲甫　朱光裔　馬琮　劉當時

謝良佐　陳彥默　已上吏不籍記姓名此據祐聖故事所録在洞真宫後已上臣寮上言與故事同但俱無月日詔誥冊在七月初間蔡京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所書黨籍猶有朱光裔姓名此九人内除光裔一人累歷崇寧元年九月十七日陸佃編入黨籍當在七月初不在九月半也

七月庚戌臣僚上言朝散郎管句明道宫張耒在潁州聞蘇軾身亡出己俸於薦福禪院爲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耒責授房州别駕黄州安置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馘李清臣豐稷鄒浩

張舜民子弟並不得與在京差遣陸傳吳儲呂好問呂凝問蘇迨呂能問王振張禹並與外任令入差遣

宣和録有此他書無之七月十二日可考

九月乙亥御批付中書省應係元祐責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契勘不得與在京差遣詔旨及宣和録俱有此

文臣曾任執政官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安燾　呂大防

劉摯　梁燾　王巖叟　范純仁　王珪

王存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曾任侍制以上官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湯馘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黃隱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衎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余卞　唐義問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夬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　呂仲甫
徐常　劉當時　馬琮　謝良佐　陳彥默
劉昱　魯君貺　韓跂
內臣
張士良　魯燾　趙約　譚扆　楊偁

陳詢　張琳　裴彥臣

武臣

王獻可　張遜　李備　胡田

七月二日魯君貺劉昱徐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

十月丙子臣僚上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壞法度復爲元祐等人伏望詳酌施行詔奉議郎寶文閣待制知越州周常落職管勾崇禧觀婺州居住　初二日自洞改越承議郎知廬州龔原管勾玉局觀和州居住中大夫知徐州劉

奉世落職提舉崇福宮光州居住

奉世落端明知徐州在崇元五月四日此猶帶端明詔旨誤也詔旨又誤以光州爲沂州今改之

朝奉大夫知穎州呂希純管勾鴻慶宮汝州居住 四月十三日知穎州降授承議郎王覿管勾太沖觀 朝散大夫王古管勾崇道觀 降授承議郎知濮州謝文瓘管勾玉隆觀並本處居住

文瓘此年二月三日已罷給事中濮州詔旨此云罷給事中誤此

朝請郎知滑州陳師錫管勾靈仙觀 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棐管勾崇道宮

棐以直祕閣知蔡州在靖元十月七日後與呂希哲劉
唐老並落職在崇寧元年五月十六日
朝請大夫知邢州呂希哲管勾沖佑觀六月六日自曹改
相十一自相改邢　朝請郎知曹州劉唐老管勾鴻慶宫
六月六日自相改曹宣和録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唐老
管鴻慶十月二十五日却不書按唐老與歐陽棐呂希
哲陞黜多同今移入此詔旨載鴻慶宫於十月五日今
亦不取
朝散郎晁補之管勾太平觀　朝散郎黄庭堅管勾玉隆
觀　承議郎黄隱管勾靈仙觀　朝奉大夫畢仲游管勾
崇禧觀　朝散郎常安民管勾玉局觀　朝奉大夫孔平

仲管勾太極觀　王䇿管勾太平觀　張保源監西嶽廟　朝奉大夫陳郛管勾洞霄宮　朝散郎朱光裔管勾仙都觀　蘇嘉管勾雲臺觀　余卞監中嶽廟　鄭俠監南嶽廟　胡田管勾仙都觀並外州軍任便居住仍依陳乞宮觀新格餘遵守不得同在一州指揮

此據宣和録崇寧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事詔旨係之八月二十五日今不取但宣和録不載責降人前宮及差遣今却取詔旨所載增入其差誤者仍改正詔旨又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劉安世范純粹居住光鄂皆誤也八月二十五日安世初罷沂州十月二十五日乃令光州居住純粹罷金州在十月六日其居住鄂州亦在

十二月十五日詔旨并罷及居住於一日載之今不取詔旨又載呂仲甫落集撰於八月二十五日今從之宣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日亦不載呂仲甫姓名也宣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日胡田下又有孟在姓名今從詔旨移入八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庚申臣僚上言臣聞謚以易名所以昭其人美惡而寵辱之宜不可以忽也夫慮國忘家之謂忠美闓周達之謂宣若范純仁者以忠宣命之可乎當時定議之博士覆議之郎官承順風旨不恤國是謚其美而上之其謚議具存而議之者固在也其世濟忠直既不得名其碑則前日未嘗未謚理所應論不特純仁而已有如司馬光之謚

文正呂公著之謚正獻其類不一顧於此時皆當奪本議各謚其惡以訓萬世詔范純仁謚定議復議官各罰銅十斤其范純仁神道碑如已鐫立令穎昌府毀磨　丙寅詔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依元符令常覺察不得放出城　二年正月乙酉中書檢會任伯雨等上言云云詔任伯雨除名勒停編管昌化軍　陳瓘除名勒停編管廉州　龔夬除名勒停編管象州　馬涓除名勒停編管澧州　陳祐除名勒停編管歸州　李深除名勒停編管復州　張庭堅除名勒停編管鼎州　江公望責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　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以上並永不得收敘　王覿除名勒停臨江軍居住責授道州

別駕台州安置　豐稷除名勒停建州居住　奉議郎監中嶽廟陳次升除名勒停建昌軍居住　降授承議郎管勾玉隆觀謝文瓘除名勒停邵武軍居住　責授楚州團練副使張舜民除名勒停房州居住　三月乙酉詔應元祐及元符之末黨人親子弟不論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令開封府界各據地分覺察如當職官知而不糾或不用心採緝遂致容隱別因事敗露者並重行黜責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寮並依黨人子弟施行　辛卯朝奉郎管勾玉隆觀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編管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堅撰荊南承天院碑語言涉謗訕也

本傳云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灾此碑今不傳

丁巳四月詔焚毁蘇軾東坡集并後集印板

臣寮上言當考姓名明著之只云從某人之言即可不

夫事實其言不須具載詔旨有之

戊辰詔應自元祐以來將元豐熙寧臣寮責降及自元符

三年責降紹聖元符臣寮除已降指揮牽復外其合得恩

數有尚拘存亡之限仰吏部勘會元非犯贓罪者詳指實

計其合得官除俸給外不以存亡並特與給還應見貶謫

命官除元祐姦臣及到貶所未及年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應合叙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叙

乙亥詔三蘇黄張晁秦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

齋記事劉放道話僧文瑩湘山野録等印板悉行焚毀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寅臣寮上言故宰相王珪遭遇神
宗擢左政府凡十六年其所蒙被恩澤無與比倫逮神宗
違豫王於大漸是宜早建儲君以定人心而乃遅疑顧望
語及同列謂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又密召高士充欲成
其姦謀其爲悖逆前後臣寮言之甚詳云云伏望檢會元
符三年後來指揮並令改正依所得指揮施詔王珪追贈
官并謚王仲端王仲嶷並放罷遣表恩例減半。臣寮上
言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
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
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

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詔程頤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詔旨
五月甲午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昨上書謗訕節文云
云詔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應天府路昌衡落職
提舉明道宮　朝散大夫直秘閣管勾太極觀張恕落直
秘閣降授朝奉大夫添差監高郵軍酒務　朝請郎管勾
鴻慶宮楊康寶降授朝奉郎添差監宿州鹽酒稅　降授
奉議郎權發遣華州陳并降授承事郎添差監漣水軍鹽
茶酒稅　降授宣德郎新差簽書秀州判官事周鍔降授
承務郎添差監永州茶鹽院　朝散郎管勾崇禧觀蕭利
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潭州鹽稅　右朝散大夫管勾崇福

宮趙越降授朝散大夫添差監無爲軍鹽酒稅　丁憂人前承議郎倪直孺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南劍州鹽稅　朝奉郎滕友特降授奉議郎添差監泗州鹽稅梁安國何大受蘇迴遷固王蔵並勒停永不收叙安國彥州大受袁州迴筆州固湖州蔵通州並羈管鄧允中梁俊民江惆陸表民方适並特衝替私罪事理重永不得改官葉世英追奪元授假承務郎　劉經國前死不及責

安國等五人允中等六人及世英經國並不見所居官當考此十三人本末具載之實錄但載路昌衡等二十二人責罰其所上書詞並削去今復具載於前

七月乙巳吏部言責降官程顥子端彥見任鄜陵縣尉即

才有子弟不得任在京府界差遣指揮詔瑞彦放罷今後
以此之手依此　八月丁未朝詔涇州近已收復其元行
發棄及迎合議論沮壞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黜降曾布已
責廉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外龔大移送化州張庭堅送
象州並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忠彦責授磁州團
練副使漢陽軍安置安燾責授祁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
軍安置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
杭州降授朝議大夫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
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除名勒停人陳次升送
循州居住降授承議郎權發遣坊州都貺降授宣義郎滁
差監撫州鹽酒稅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並

勅傳李清臣身死其男祉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復州防禦使姚雄特勅傳光州居住　九月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　庚寅吏部伏勘會責降官已有碑石籍定姓名外其子弟係選人者即未有指揮今欲將降官子弟選人令所屬開具申部籍記不許注在京及府界差遣詔吏部應係今來狀內責降人子弟告示候參選及到闕日並于家狀內供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及後來續添王珪張商英李移非商倚吳儔鄧志臣陳琥朱紱姚雄亦仰照會施行　癸巳詔于元祐籍記姓名人子弟在外指射差遣指揮內添入親兄二字兩申詔建中靖國元年

及元符末姦黨并令焚毀文字等並依元祐辛丑臣蔡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陛下孚明賞罰姦臣異黨無問存沒皆第其罪惡親灑宸翰紀名刊石以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內輔郡猶有不知者況四遠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姦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世從之御史臺鈔錄到下項

元祐姦黨曾任宰臣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司馬光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韓忠彥 王珪 故

曾任執政官

梁燾 故　王巖叟 故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范百祿　胡宗愈 故

李清臣 故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故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故　范祖禹 故　王欽臣 故　姚勔 故　顧臨 故

趙君錫 故　馬默 故　孔武仲 故　王汾 故　孔文仲 故

朱光庭 故　吳安持 故　錢勰 故　李之純 故　孫覺 故

鮮于侁 故　趙彥若 故　趙卨 故　孫升 故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故　湯馘　杜純 故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 故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夬　呂希績 故　歐陽中立　吳儔

詔緣姦黨入籍并子弟等除曾任監司罷任指定與知州人外將其餘不得到闕合授差遣人今後並令于所在州依條審量具官吏保明堪與不堪釐務內初出官仍驗付身令召保二人依條保式聲說委係事因及連家狀一就繳申吏部從吏部尚書何執中奏請也　乙巳詔建中靖國元年及元符末姦黨并今焚毀不用文字等並併依元祐

十月庚戌詔應元祐係籍人並依寄祿官與請給吏不注差遣見有差遣人並罷其子并親兄弟並與宮觀嶽廟差遣內係選人者與監當差遣不得與改官

臣係姓名當撿附姓名已見九月二十五日三年十月末張商英罷提舉靈仙觀當考

癸酉臣僚上言伏覩元符之末朋黨邇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獨見之明所斥姦回以斷國是自總攬以至于今百發具舉欽悳爾音紹述大有爲之功斯既成矣陛下復懲前日紛更之由深思遠慮謂事雖小而其端足以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詔有司自元豐八年三月五日以後至紹聖元年四月十二日已前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以後至崇寧元年正月以前凡官司比例勿復引用蓋所以防微杜漸遏絶其萌芽以垂無疆之休也然臣區區之愚尚以爲崇寧元年六月以前姦黨猶在朝其懷私害正持心不移與夫官吏希望風旨于下者或因人以發事或因事以發法其所立一時之例若謂其在崇寧正月以後而用之則

興建中靖國之制相去幾何哉陛下嘉靜天下以隆太平事無大小其坐朋黨而害政者不可以不盡也　十一月辛已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條與管勾宮觀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嶽廟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乙酉朝奉大夫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朝請大夫知亳州孫載並放罷臣寮論宗直暴刻昏昧載庸鄙貪墨皆當附元祐姦黨以得進用故也　十二月丁巳詔應臣寮姓名與姦黨等人相同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

攷事三十五卷有戊全奏可考改名未絞李靖中王公

彥江洵張鐸

己未詔元祐係籍人子并親兄弟若因功賞各該酬獎改官循移知令只于階下官上循移仍不得實任知令差遣

庚申詔應責降不注在京差遣及緣黨與傳皆未該叙復之人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其合注差遣令在外指射吏部檢會姓名關送開封府覺察

壬戌詔元祐係籍人子并親兄弟係大使臣路分都監已上資序與諸路宮觀嶽廟差遣係親民資序與外路監廟差遣係監當資序并小使臣與外路監當差遣差使借差與外路令入差遣

己巳準部省批應籍記人子孫并親兄弟選人與監當差遣不得改官自不合舉送吏部照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一